

鲁迅七次探望囚禁中的老师

辛亥革命后，鲁迅应许寿裳邀请，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。教育部迁往北京后，鲁迅随即前往北京。鲁迅在教育部“枯坐终日，极无聊赖”。章太炎这时活跃于政坛，在宋教仁血案后，屡屡抨击袁世凯。鲁迅记述这一时期的章太炎说：“民国元年，章太炎先生在北京，好发议论，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。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，曰：‘章疯子’。”其人既是疯子，议论当然是疯话，没有价值的人。但每有言论，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，不过题目特别，道‘章疯子大发其疯’。有一回，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，那题目是：‘章疯子居然不疯！’”

一日，鲁迅突然听说他的老师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，不由大惊，却也无可奈何。鲁迅评价章太炎说：“以大勋章作扇坠，临总统府之门，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，并世无第二人。”鲁迅不顾个人安危，多次去看望囚禁中的老师。章太炎宣布绝食，鲁迅心忧如焚，数次劝先生恢复进食。

《鲁迅日记》中，留下了七次探望太炎先生的记载。鲁迅大年初一给太炎先生拜年，为先生送去了温暖。这一段时间，应是他们师生间交往最为密切的日子。1916年6月，章太炎恢复了自由，只身南返上海，与鲁迅分居南北，此后见面甚少。

章太炎囚禁期间，曾亲书《庄子·天运》上的一段话给鲁迅：“变化齐一，不主故常。在谷满谷，在坑满坑。涂郛守神，以物为量。”章太炎的手书上款为“书赠豫才”（鲁迅字豫才），下款为“章炳麟”。鲁迅十分喜爱这张条幅，更欣赏先生在图囿中借庄子那种自由驰骋的思想，以恬

淡的心情来自寻乐趣。在以后的岁月中，鲁迅经常惦记着他的老师。许广平说鲁迅“每逢提起（太炎），总严肃地称他太炎先生，或呼为‘章师’‘章先生’”。许广平在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》一文中回顾了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，称鲁迅以“韧的战斗”见称于世，源于章太炎的精神。

鲁迅也“古了起来”

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是多方面、多层次的。首先是政治思想方面，其次是学术文化方面。在政治思想方面，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说：“在鲁迅的一生中，能使他对其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情的‘师’是极少的，而太炎就是这极少的‘师’中之一人，恐怕除了藤野严丸郎先生外，太炎是唯一的一位了。”鲁迅师从章太炎，主要是仰慕章太炎的民族气节和革命道德，是因为他是“排满的骁将”和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。鲁迅曾说：“清末，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，而他的名声，远在孙诒让之上者。”鲁迅这里说的名声，就是章太炎的革命精神。鲁迅首先是向太炎学“为人”，其次才是学“为学”，将太炎作为精神上和学术上的师。

辛亥革命前，章太炎为了使人们从封建礼教的枷锁中解脱出来，曾经义无反顾地举起反孔的旗帜。鲁迅对孔子持反对态度，与章太炎的影响有关，但是，鲁迅反孔更加彻底，比章太炎走得更远。五四前后，鲁迅成为反孔的一员猛将，他陆续发表了《狂人日记》《阿Q正传》《孔乙己》等文章，向封建社会投去了一把把锋利的匕首，成为反封建、反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。

章太炎一生傲视天下，无论袁世凯、孙中山、蒋介石，皆不入他的眼。在对待孙中山、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上，鲁迅与章太炎如出一辙。在章太炎与孙中山的政见分歧中，鲁迅虽没有明显的文字站在先生一边，但他的倾向十分明显。鲁迅一生没有参加同盟会，对于章太炎重新恢复光复会，他不认为是“闹分裂”“搞宗派”。在鲁迅一生的文字中，少有对孙中山先生的赞词。

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，光复会名存实亡。章太炎和鲁迅作为光复会的成员，对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。章太炎认为蒋介石背弃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，多次含沙射影地批评，引起蒋介石不快。国民政府在南京营建中山陵，孙中山治丧委员会邀请章太炎为孙中山撰写墓志铭。章太炎字斟句酌，写成《祭孙公文》。蒋介石却以中山陵建筑总监的身份，拒绝使用章太炎撰写的祭文。因此，中山陵建成后，碑亭虽在，却没有碑文。有一次，章太炎在杭州楼外楼吃饭，偶见蒋介石。蒋介石主动向他示好，他不卑不亢，婉言拒绝了蒋介石要用汽车送他回家的好意。

鲁迅终身对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不抱好感，不仅从无一字恭维，反而时时予以猛烈抨击。蒋介石取得政权后，转而将屠刀挥向友党，成为镇压工农的刽子手。国民党对章太炎两次发出通缉令，使鲁迅感到愤怒。他在笔下揭露当局，为太炎先生鸣不平。

在学术文化方面，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也十分明显。鲁迅曾抄了多年古书与碑帖，完全是章太炎做学问的方法。章太炎的文笔与文风，

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产生过很大影响，尤其对于鲁迅的影响更大。章太炎写作半文半白、语言犀利，鲁迅继承了这一传统。鲁迅文学功底深厚，遣词造句新颖独特，显示出他文字学的修养。鲁迅的文字修养根植于《说文解字》。从鲁迅的杂文、书信和论著里，可以看到他对于《说文解字》的娴熟。

章太炎好用古字、生僻字，鲁迅因爱读章太炎的文章，不知不觉间染上了爱用古字和生僻字的习惯。鲁迅自己承认早年受严重影响，“以后又受了章太炎的影响，古了起来”，“这是受了当时《民报》的影响”。鲁迅夫人许广平解释说：“凡是跟着章先生研究《说文解字》或研究他的著作的，都知道他好用古体字，因此鲁迅译《域外小说集》的时候，也不不知不觉地采用了。”由此可见鲁迅在文风上受太炎影响之深。

《狂人日记》的原型是章太炎吗？

1917年8月的一天，鲁迅昔日同门钱玄同来到鲁迅住处，见鲁迅书桌上有一叠叠抄写的古碑文，便问鲁迅：“你抄这些有什么用？”鲁迅说：“没有什么用处。”钱追问：“那么，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？”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钱玄同从鲁迅的话里感受到鲁迅的苦闷与无奈。钱玄同鼓励鲁迅说：“你可以做点文章呀！”鲁迅说：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

起他们么？”

钱玄同听了鲁迅的话，很不赞同，说：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！”钱玄同的话，给彷徨中的鲁迅带来了希望。在钱玄同的鼓励下，鲁迅用白话文写出了振聋发聩的《狂人日记》，抨击吃人的旧礼教，发表在《新青年》1918年4月号上。

鲁迅借狂人之口，对当时的社会展开批判与控诉：“吃人的是我哥哥！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”鲁迅深感当时社会令人窒息，压制人、摧残人，而中国国民之劣根性就这样代代相传。鲁迅认为只有成为别人眼中的“狂人”，才能众人皆醉我独醒，才能认清吃人社会的本质。

章太炎本人曾经自称是“神经病”。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，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时说：“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，孤行己意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，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……”为这缘故，兄弟承认自己才有神经病。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。”章太炎为人处事十分张扬，所以社会上有人称他是“章疯子”，章太炎不以为意，甚至还有些自得。

鲁迅笔下的“狂人”原型究竟是谁，1918年《狂人日记》正式发表后就有人猜测是章太炎。周作人曾经郑重声明：“狂人”原型是鲁迅得过疯病的阮氏表兄。鲁迅曾经就“章疯子”专门撰文发表议论。笔者以为，鲁迅对章太炎始终充满敬意，不会将章太炎作为《狂人日记》的原型。（摘自《上海滩》2016年第10期）

傅海澜传

董煜



24.只能另外择校就读

海澜小声对弟弟说，回家不许告诉妈，不然我以后再也不带你玩。其实就是不叮嘱履任也不会说，三姐闯的祸太多了，他早已见多不怪。本来这件事没人知道，但有街坊目睹了这一幕。警察欺负人是司空见惯的事，既使大人遇到也只能忍气吞声，三姑娘小小年纪就敢打警察，所有的街坊邻居都觉得特别解气，所以傅家三姑娘把警察给打了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。玉华出去买菜，听到街坊都在说，吓了一跳，一进家门就把海澜拖进了厨房，悄声说，“我的个三少爷哎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，敢打警察？”玉华吓得声音都有点颤抖了，但海澜却大大咧咧地说，谁让他欺负人来着。

以后，海澜又多了一个“三少爷”的名号。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皇家海军的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。那天，美国学校正在正常上课，几个日本宪兵闯进了密斯莫尔的办公室。密斯莫尔是北平美国学校的校长，一个很有学问的老姑娘，得知日本宪兵要进校搜查，冷静地说：“我的学生都在上课，如果你们一定要到班上去，记得要敲门，不能吓唬孩子。”

4个日本宪兵都穿着尿黄色的军装，高筒靴子，背上的长枪上着亮闪闪的刺刀，左边还挎着一把东洋刀，走在楼道的磁砖地上，咔咔地响。海澜和同学们正在教室上课，忽然门被粗暴地推开了，几个日本兵走了进来，其中一个会说英语，对密斯莫尔说，“告诉你的学生，都坐好了，谁都不许动”。密斯莫尔没听他的，她平静地说，“大家不要怕，我在这儿呢”。那几个日本兵四处搜了一遍，连教室旁边的更衣室，都一个个抽屉打开兜底翻过，这才离去。

海澜的大姐也在美国学校中学部上学，以前放学一直是走着回去的，那天生怕海澜受惊，大姐带着海澜坐了回洋车，还有一个劲地叫海澜别害怕。回到家母亲知道了这事，也说，先别吃东西。因为北京有个说法，人吓着了是不能马上吃东西的。海澜平时胆子大，但

那次日本宪兵的闯入，还是在心里留下了阴影。

第二天，美国学校便被责令停课，学校里的学生，只能另外择校就读。海澜去的是光华女子中学。

光华女中初创于1904年，由天主教北京教区若瑟修女会创办。开始实施的是小学教育，1929年改办中学，易名为北平光华女子中学。天主教学校规矩大，学生都要穿校服，夏天是浅蓝色上衣、黑裙子、白袜子、黑鞋，冬天则是深蓝色上衣。海澜从小喜欢爬树上房，最不爱穿裙子，但是又不能不穿，因为那些姑奶奶们（天主教修女的称呼）管得很严。

光华学校的学生都在西什库教堂做礼拜。西什库教堂又叫北堂，典型的哥特式建筑，非常漂亮。一进门就是两个汉白玉石的圣水池，学生们蘸了圣水划过十字后，就鱼贯走进有着四个高高尖塔和镶嵌着彩色玻璃大窗的教堂。西式教堂前左右两侧则各有一座中式四角亭，黄色的琉璃瓦，亭内还有乾隆亲笔题写的石碑，夏天的时候，亭子里非常清凉，所以，虽然海澜不太喜欢教堂里繁复的仪式，但她还是愿意去，因为单看那些漂亮的彩色玻璃，就能生出许多喜悦来。

一次，海澜在一本画报上看到西班牙修女服饰，脸上都是盖着黑纱的，觉得比自己的校服好看，于是便在学校去北堂做弥撒时，把自己的黑裙子脱下来兜在头上进了教堂。姑奶奶们正领着学生祷告呢，神父一抬头，队伍中怎么有一个把裙子套在头上露着裤衩的女学生！这还了得，是对上帝的极大不敬啊！神父大怒，让姑奶奶马上把那个学生揪出去带回学校。负责海澜这个班的修女叫王三姑，其实平时对海澜挺好，但这次海澜犯的错有点严重，所以她立刻让人把刘倬汉叫来，说一定要开除海澜，让刘倬汉把海澜领回家。在办公室里海澜还不服气，争辩说，西班牙修女的头上就是盖着黑纱的嘛。被刘倬汉当即喝止了。刘倬汉再三跟王三姑道歉，说三姑您就别生气了，还是让她继续上学吧，回去我一定好好管教，一直说到王三姑默许了，刘倬汉才拉着海澜回家。一进屋刘倬汉就狠狠给了海澜两巴掌。海澜并不觉得自己错，但她不愿意看见母亲低三下四地求人，所以答应母亲一定不再惹事。

42.眼睛瞪得很大

唐唐哼了一声说：“那你还说不说孙悟空有一个妈妈了？”我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孙悟空有一个妈妈？”唐唐说：“你别耍赖。那天毛头坐在这里，我坐在洗衣裳板的这边，徐彩五在那边剥豆瓣，芋芋头在这边挖鼻屎，阳春面坐在你旁边，拖鼻涕到弄堂口去了。我给你一包盐津枣，里面还有七粒。你就是坐在这个门槛上说的。”毛头他们都很严肃地点点头。

我被逼到了绝路上，无处可退。这时在门口放哨的芋芋头回过头来说：“曹菊芬走过来了。”他们几个都不怀好意地笑了。就在这一刻，我脑子突然像通了电一样，说出了一番话，绝地反击成功。我说：“我问你，孙悟空是怎么来的？”唐唐说：“石头里蹦出来的，开始是个大石蛋，‘嘣’的一下，孙悟空就从石头里蹦出来了。”

我说：“这就对了，孙悟空的妈妈就是那块石头，石头就是孙悟空的妈妈。”唐唐说：“石头怎么能算妈妈？”“你是你妈的肚子里出来的，你妈算不算你的妈？”我反过问她。“那还用问。”“小鸡是从母鸡的肚子里出来的，母鸡算不算小鸡的妈？”“算的呀。”“小猫是从老猫的肚子里出来的，老猫算不算小猫的妈？”“算的呀。”“孙悟空是从石头的肚子里出来的，石头算不算孙悟空的妈？”唐唐已经被我绕糊涂了。

我说：“既然你妈是妈，母鸡是妈，老猫是妈，石头为什么不能算妈啊？石头就是孙悟空的妈妈。”唐唐一下子瘪掉了。毛头阳春面他们对我的这番话佩服得要命，马上就站到我这边来了，一起嘲笑唐唐。

小皮匠和大福里的黄木匠谈好了，黄木匠说忙好手头的这批家什，就陪他到大柏树去买方子木板。弄堂里的人都认为小皮匠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快是快了一点，不过也没有谁规定过，谈朋友一定要谈足多少日子才可以结婚。古井边的人都在说，小皮匠和酱菜店的女人，就像高旱山区的两块农田，已经干涸了好几年了，泥土五花八裂了，应该洒点春雨滋润滋润了。晚饭的时候，你到皮匠摊去看看两个人互相对看的眼神，你要是拿张纸凑到他们中间，立刻就蹿起火苗了。屏功

再好，到了这个关头，基本都屏不牢了，硬屏，要屏出毛病来的。

小皮匠其实早就知道陈翠英长了两颗豪放的老虎牙。第一次见面，吃水潜摸的时候，陈翠英头低得很低，轻舀慢送，调羹到嘴边的时候，总会碰出一声清脆，有时声音来自左边，有时那声清脆从右边发出。小皮匠当时就明白了，禁不住暗暗赞叹：这样尺寸巨大的老虎牙，寻遍上海滩，绝对寻不出第二对。后来陈翠英每次来送饭都戴只口罩，小皮匠就有点感动了：这个女人怕我承受力有限，一下子受惊吓，宁可假装“大嘴巴”，让我慢慢地习惯，太细心太体贴了。陈翠英因为有口罩作掩护，放松了许多，两颗老虎牙进进出出，来去自由，十分散漫，很快就磨穿了层纱布。那天小皮匠眼看两颗老虎牙就要脱颞而出，便要陈翠英索性摘下口罩，发自肺腑地表示，自己不仅不嫌弃，还很喜欢这两个大家伙。陈翠英不好意思地转过脸，扯开话题说：“我送饭给你吃，那你儿子吃饭怎么办？”

小皮匠得意地说：“讨债鬼本事大，饿不死的。”陈翠英看着小皮匠的耳朵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上次从小屋顶下来的那个，都叫他大耳朵的那个捣蛋鬼，是你儿子吧？”小皮匠说：“是我家的小把戏，皮大王，皮得彻天彻地。我算得很了，用木槌头敲，往死里敲，还是管不住。”小皮匠说完这番话，咬了一口大排骨。

陈翠英脱了鞋子，两只脚踏在布鞋上透气，觉得很惬意，说：“要是上次摔死了倒好了，天井里毛竹棚也不要搭了，钞票也好省了，也省得我一过门就被人指指戳戳说后娘了。我又不想当这个断命的后娘。”陈翠英讲到这里，假假假呆要擦眼泪。小皮匠正好划进了一大口饭，听了这句话突然就噎住了，眼睛瞪得很大，看陈翠英的目光像是在看陌生人。

这时，一道白光闪过，一个瘦小的人影冲过来一把扯下陈翠英的口罩，拔腿就跑。不好意思，那个身形极快的少年英雄就是我。刚才我头上套了只钢精锅子，一直躲在弄堂口转角里偷听，听到酱菜店女人说出来的话十分狠毒，就冲出去了。

同和里



王承志